

## 翰香学堂

## 持续一个多世纪的称呼

## A 陈氏家族四代矢志教育

翰香学堂曾经是宁波小学的头块牌子。据《宁波市志》记载，二十世纪三十年代，历次毕业会考报考中学，翰香学生大多名列前茅。1934年有报道称，翰香小学“成绩优异，社会称誉，迄今学额逾八百，为浙东完全小学之冠”。第一届毕业生中，陈贤志成绩名列全县第一，陈贤谔、陈贤孝也位居前列，故当时有“中学效实，小学翰香”的美誉。翰香学堂虽然只是一座小学，但著名教育家、北大校长蔡元培，经济学泰斗、人口学家马寅初，工商巨头、棉花专家穆藕初等社会名流贤达，都曾到学校做演讲。民法学家徐开墅、断股再植之父陈中伟、抗日英雄周训典都曾就读于翰香。

翰香学堂也是当时校舍和环境最美的小学。二十世纪三十年代，宁波绝大部分小学还开在祠堂、庙宇、民房、义庄等处，而翰香学堂早已建起了新式教学楼，有藏书楼、仪器标本储藏室和运动场，教室装有广播设备，为当时罕见。教学楼南面还有一座规模不小的园林，假山水池，错落有致；树木参差，郁郁葱葱。学校坐落在南水关里东河与仓基漕转角处，两面临水，波光潋滟，河滨还有一座古色古香的门楼。隔河望去，校园内绿树红瓦，煞是好看。笔者年少时，多次看到有人在河畔水彩写生。

说翰香学堂的历史，得从仓基陈氏说起。仓基陈氏是宁波望族，宋端拱初，由苏州迁至现号称“中国进士第一村”的走马塘，明成化间，其中一支又从走马塘迁城厢仓基。陈氏家族数百年间英贤辈出，其中最令人敬佩且难忘的，一位是直谏敢将徽宗皇帝衣袖拉破的陈禾，另一位是殉难御史陈良谟。但后来陈氏家族一度科第寥落。晚清时，族中有位举人陈愈守（1827年-1873年），原名愈修，字道立，号稻笠，他不甘现状，认为“人生非读书无以养成才识，何所资以供世用”，眼前族人众多，岂无可造之材？于是，经商起家的陈愈守便着意教育事业。

清咸丰十一年（1861年），陈愈守与族人集资修复日湖文昌阁。同治九年（1870年），设绍科祀，置田二十二亩，房屋一所，以租钱存贮，专助仓基族裔乡会试盘费。又与同族及里人蔡筠集资创办日湖义学，还在姜村、定山、杭州办义学及会馆，在教育上投入不少财力和精力。

为了让更多陈氏子弟获得读书机会，陈愈守在同治十二年（1873年）“拟构书室若干楹”，创办家塾，并以“文翰振其书香”之意取名翰香。可惜当年陈愈守不幸染病，英年早逝。

陈愈守去世后，长子陈隆藻（字子芹）秉承遗训，继办翰香家塾。光绪五年（1879年）在日湖水月桥西、陈氏旧宅旁购地，准备建造学塾。动工前，还请陈励撰《翰香家塾碑记》，但后因此地“距族聚稍远”而搁置，陈隆藻亦于1888年薨志以歿。

随后，四子隆泽（字子泉）接过兴办翰香家塾的接力棒，在侄子圣佐（字蓉馆）的大力协助下，于1899年筑屋四楹，建成翰香家塾。陈隆泽在《翰香家塾告成记》中感叹，“吾先公肇创之初，为时实二十七年矣”。

那么，翰香家塾坐落于何处呢？《宁城仓基陈氏家谱》里宅图中，有座八字墙门，门西侧注有“翰香学堂”四字。它就是原先的翰香家塾，门前有旗夹石及为都御史陈澹立的都宪坊，位于仓基街东端北侧，东距解放南路七八十米。现今太阳公寓南大门，就坐落于老底子的八字墙门位置。

1905年，清帝诏令废科举，兴学堂。次年，翰香家塾改称翰香小学堂，也就是宁波人叫了百年的“翰香学堂”。

当时翰香学堂仅有教员两人，学额三十名，设修身、经学、国文、历史、地理、算术、格致、图画、乐歌、体操等十科，本族子弟免费入

学。为了普及教育，翰香学堂后来也兼收他姓学生，他姓学生的学杂费为“银八圆六角”。

辛亥革命后，进行近现代学制改革，实行男女教育平等，允许初等小学男女同校，并规定将学堂一律改称为学校。于是，翰香学堂更名为陈氏翰香初等小学。1914年出版的《最新宁波城厢图》上，翰香学堂的标注已改为翰香学校，陈愈守最初与人合办的日湖学堂也已改为日湖学校。

1924年，翰香学校不幸毁于火，师生暂时入日湖学校上课。陈愈守长子陈蓉馆发起重建学校，得到陈氏五房同族协力匡助，将族内各房所属飞盖园土地助作校基，蓉馆先生则独力承担建筑及其他各项经费。

1926年新翰香学校建成，为纪念祖父、翰香倡始人稻笠先生，开课多日的翰香学校选择在当年10月13日即农历九月初七、稻笠先生百岁生日时，举行落成典礼。开幕这天异常热闹，学界、商界、政界来宾有500余人，上海还有专人来甬采访、拍摄



隐隐飞桥与两眼水池



现存于天一阁的棋枰

新闻照片。典礼经鸣炮、奏乐、升旗后，鸣钟开会，宁波地方长官朱道尹、张知事，以及励建侯、袁履登、张葆灵等来宾致颂词，盛赞稻笠先生及伯子子芹、叔子子泉、孙蓉馆，三世一心，兴办教育事业，堪垂奕世。赞扬学校“巍巍翰香，轮奐重新……”学生们兴高采烈，唱欢迎歌、国歌、落成歌、纪念歌等。

此后，翰香小学不断发展，1928年在校外建宿舍，1930年设藏书楼，藏有罕见珍本《四库全书》《万有文库》等5000余卷，还设有仪器标本储藏室，1931年又增设教室楼。但蓉馆先生不幸于1932年去世。次年，教育部长王世杰为其颁捐资兴学一等奖状。

蓉馆先生去世后，其留学美国、主修机械的次子陈俊武，又接过接力棒，继续兴办教育事业，1934年（一说1933年）在校外增设运动场一方。至此，陈氏家族矢志教育，已四代薪火相传。

正当翰香小学欣欣向荣之时，抗战爆发，由于宁波城区屡遭日机空袭，不少学生回乡避难，翰香缩小了城区办学规模，部分转移至樟村。1941年宁波沦陷，翰香小学停办，校舍被器具中学借用。据说，诺贝尔奖获得者屠呦呦曾在翰香校舍读书。抗战胜利后，翰香小学复校。

1956年，翰香小学改为公办，易名为仓基街小学。

## B 翰香学子回忆「最美小学」

笔者老家在仓基街，与翰香学堂相距不过百米。那时城市十分安静，在家里就能听到翰香学堂的琅琅书声和伴着风琴的稚嫩歌声，《歌唱二小放牛郎》等歌曲的旋律，早在入学前就听熟了。每周末大扫除时，可看到河对岸学校的两道门打开，里面跳出三五成群的学生，有的拿着脸盆、铅桶到埠头打水，有的洗拖把、抹布，叽叽喳喳，进进出出，很是热闹。

1962年，笔者也到了入学年龄，记得上学前要“面试”。祖母领着我第一次踏进校门，大门旁一位女教师坐在课桌后向我提问，由于紧张，辨别颜色时居然将蓝答成绿了，好在简单数字加减都答对，没失去“入学资格”。人生第一次“重大失误”难以忘怀，记了60多年。

翰香学堂大门北临仓基街，门两侧围墙非常高，两扇大门上有“好好学习，天天向上”标语。学校北侧，是平面呈“干”字形的建筑，两横是教学楼，中间一竖是连接校门与教学楼以及教学楼之间的廊道。这条廊道是学校的中轴线，向南一直延伸至园林。北侧教学楼至围墙东边，还镶嵌着一幢附属楼，名曰“恒勤里”。

进入大门，迎面有架木屏风。屏风西侧，墙壁上有两眼小窗，不清楚最初的日常用途，可能是买饭菜票的窗口。但清楚地记得，相当长一段时间内，学生可以用自己书写的“大字”，递进窗口换取校内自印的“邮票”，用此“邮票”，可将信件寄给校内其他班级的同学。

北侧教学楼中，最引人关注的是廊道西边的储藏室，透过玻璃门窗，可以看见里边存放着队旗、彩旗、洋鼓、铜号、腰鼓等，还有人体模型、彩色地图和各种仪器，很是吸引人。教学楼及附属楼均为两层，两幢教学楼之间的连廊也是两层。穿过两幢教学楼，迎面就是操场。操场南面也是教学楼，西面的楼房底层为礼堂，上层为音乐室等。操场东面与教学楼齐平处筑有围墙，临河的门楼建在围墙偏南位置。

入学几年后，操场迁到学校南侧园林内，老操场进行了改造，中间铺了条甬道，两侧植以花木。西侧的礼堂大概是五开间，东面全敞，地面铺有木地板，兼作体育活动场所，放置有乒乓球桌、木马、跳箱等器具。体育课时，玩器具的同学并不多，男生大多滚铁环、打三毛球，女生大多踢毽子、跳皮筋，文静点的学生则下象棋、军棋、弹子跳棋。楼上音乐室没有课桌椅，学生席地而坐，仰着头跟着老师的风琴节拍学唱歌。

穿过南侧教学楼，是一个中式庭院，建筑皆为平房。东侧建筑三开间，中间是穿堂，打开门就是河埠头。西侧建筑平面呈倒“L”形，是我三、四年级时的教室。教室南窗外有一片竹林，春天，竹笋拱破铺满落叶的地面，日日长高，一天一个样，令人难忘。教室缺口处是狭长的小天井，种着一棵细长的枇杷树，高过屋顶，偶尔能见到少许金黄的果实。庭院南面是通往园林的大门，大多数时间是关着的。

我们教室的西边，还有一间教室，房子较低矮，却是校内风景最好的，面南的窗户构成一幅框景，假山、水池、树木、花草皆在其中。回想起来，这间教室有古画中那种乡间学塾的味道。

学校南侧的园林非常有趣，不过这是后来才知道的，读书时并不了解。园林最初名曰“飞盖园”，系明代相国余有丁之子所建，彼时园林三面环水，西边的水体称作藕尾漕。飞盖园面积很大，翰香学堂北侧教学楼这些土地，尽在其中。据文献记载，园内池亭花木，极一时之盛，名冠甬城。飞盖园后来日渐破败，“鞠为茂草”“荒凉满目”“赁人厝柩，几成义冢地矣！”再后来，陈蓉馆先生在其南部，按《桃花溪》诗句意境，叠山理水，建储灌小筑，成了宁波城内十景之一，名曰“飞盖敲棋”。

迈入储灌小筑，各种花草树木映入眼帘，回想起来有桑树、梧桐、桂树、桃树、女贞、枫杨、蜡梅、紫荆、紫荆、构树、竹子、麦冬等。甬道东侧是一个小型操场，大致能容纳一个班的学生做广播体操，操场四周乔木林立，北侧一棵桑树最为显眼。甬道西侧有一片树林，印象最深的是几树蜡梅，花开时香气袭人。穿过树林是一对圆形的水池，池水清澈见底，水中游弋着几条老是长不大的鱼，与那春天里日拔节长高的竹笋，形成鲜明反差。水池如同一双明亮的眼睛，晶莹剔透，有时会映照出蓝天白云。双池中央有座小桥，名曰“隐隐飞桥”。

水池之南有一座假山，西南两侧用条石筑就，直上直下，如同城墙之壁。东北两侧用太湖石垒筑，玲珑剔透，千姿百态。山间或有几柱石笋挺立，一棵硕大的梧桐撑起巨大的华盖，挺立山顶层台上。山脚有一个贯穿东北的山洞，北侧洞口有棵粗大的紫藤，枝条在山洞前的树木间攀上又垂下，可以当作秋千玩。

假山上据说还有著名书法家书写的“飞来灵岫”“石矶西畔”等题刻，但没留下印象，可能那时年少，视而不见。留下印象的是半山腰有块巴掌大的“田”，种过水稻，现在推测，它应该是假山瀑布的蓄水处。

假山东侧，是石板铺就的矩形平台，充作操场司令台，台南是用煤渣铺面的大操场。操场东西两端，各立着一个篮球架。东南西三面有很多高大的树木，其中有几棵是桂花树，记得桂花盛开时，老师会在树下铺开草席，摇动树枝，花朵似雪落下。然后，每位同学的课桌上会出现一小堆桂花，让我们挑去花中的杂质。桂花米粒般大小，形如螺旋桨，散发出诱人的香气。

野生构树长得很快，叶子像徽章图案，背面毛茸茸的，将它贴在衣服上，破旧的衣衫就成了“将军服”，神气得很。构树红红的果实，夏天成熟，我们称作“野杨梅”，可食，味甜但有点药味。夏季经常与小伙伴一起爬构树捕捉昆虫和知了。金虫易捉，运气好时一手能摀住两只；知了难抓，往往手未伸出，“唧”的一声尖叫，飞得无影无踪。

“隐隐飞桥隔野烟，石矶西畔问渔船。桃花尽日随流水，洞在清溪何处边。”储灌小筑是按唐代著名书法家、诗人张旭的《桃花溪》意境布局营建的，而我们儿时，园林已被改造，两块操场占去了大片面积。猜测原先的储灌小筑，一定更有诗情画意。

“文革”期间，翰香学堂遭到严重破坏，藏书楼、仪器室、资料室被清洗一空，校史资料所存无几，连储灌小筑也惨遭毒手，所幸个别名贵树木及石构件被迁移至天一阁。如今，天一阁宝书楼与尊经阁之间的假山上，有一方凿有“知白守黑神运以默，机事机心请谢汉阴”等字的棋枰，就来自储灌小筑。

1988年5月，翰香小学恢复原名。2013年9月，翰香小学迁至莲桥东端，其旧址成为海曙区老年大学、老干部活动中心等组织的活动场所。隐隐飞桥与两眼水池还保留着，一幢老教学楼也保留着，成了文保楼，楼内设有翰香校史展览馆。

愿这些见证了几代人薪火相传矢志办学历史、承载着无数翰香学子美好记忆的建筑，能世代留存，以振文翰，以续书香！



操场与教学楼（南楼）旧影



保楼一（北楼）如今挂上了「文

仇柏年

翰香学堂，是老底子传下来的叫法，笔者1962年进此校读书时，它的正式名称早已改为仓基街小学。若算上辛亥革命后“学堂”改称“学校”的时间，翰香学堂的称呼已整整过去了50年，但在我们这代学童口中，依旧叫作翰香学堂。

光阴如梭，如今又过去了60多年，年逾古稀的同学聚会回忆年少时，眉飞色舞，口中蹦出来的仍然是“翰香学堂，翰香学堂”。想不到这称呼的生命力如此顽强，口耳相传，竟能持续一个多世纪。



八字墙门旧影